

貞治

禪林類聚

十二

禪林類聚卷第十二

雍熙禪寺住持嗣祖暨道泰參學寺首座暨智境集

遊山

馳書

緣化

應化

神異

因果

沐浴

遊山辭送附

偃息

佛陀波利尊者遊五臺山到忻州見一老人問師甚麼處去師云臺山禮文殊去老人云六德見文殊還識麻尊者無對

汾陽昭云今日慶幸

尊者到山下又見一老人問尊者何來師云西天來老人云還將得佛真尊勝經來麼師云不將得來老人云空來

何益師遂回

明安云當初下得甚麼語得見文殊不回西天乃二位  
展兩手似伊

天言二十禪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云汝共我去看五  
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寒山云  
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云禮文殊山云你不是我同流

翠巖玄云大似辯才見蕭翼

無著禪師遊五臺逢一老人師問莫是文殊麼老人云豈  
有二文殊師纔作禮老人忽然不見

趙州代云文殊文殊 天衣懷云無著只有先鋒且無  
歿後老人若不隱去有甚面目見無著 性空云好彩  
是無著性空當時苦見驀面便睡且教這漢隱身無地

百丈海禪師侍馬祖遊山歸忽然哭同事問云憶父母耶  
師云無云被人罵耶師云無云哭作甚麼師云賄取和尚  
同事往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同事回至寮中見師呵  
呵大笑同事云適來爲甚麼哭如今爲甚麼笑師云週來  
哭如今笑同事固然

佛眼遠頌云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粲然笑轉新雲在  
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鼓山云世間名利  
閑榮辱雲雨紛紛手翻覆悲歌相繼不堪論樞頭無眼  
黃梁熟 径山杲云有時笑兮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  
促此理如何學向人斷絃須得鸞膠續 松涼岳云哭  
不徹笑不徹色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檀頭

南泉顥禪師因座主來辭師問甚處去云山下去師第  
一不得謗王老師云至敢謗和尚師乃噴涕云是多  
少座庄便出去

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雲居膺云非師本意曹山云  
賴也長慶稜云請領語雲居錫云座主當等出去  
是會不會

南泉因僧辭去問師云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  
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云但向道近日解相撲僧云作麼  
生師云一拍雙派歸宗常禪師因僧辭去師喚云近前來吾爲汝說佛法僧  
近前師云汝諸人盡有事在汝異時却來這裏無人識汝  
時寒途中善爲去

鼎善平禪師因洞山辭師云甚麼處去山云沿流無定止  
師云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云總不作此解師乃拊掌  
保福展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洞安禪師有僧辭師云甚麼處去云本無所去師云善爲  
闍黎云不敢不敢師云到諸方分明舉

龐居士一日問高峰云此去華頂有幾里峰云甚麼處去  
來士云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峰云是多少士云一二三峰  
云四五六士云何不道七峰云纏道七便有八士云只得也  
得也峰云一任添取士云不得豈當道峰云還我恁麼時  
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峰云好箇問訊問不著人

士云將謂將謂

應庵云發大機顯大用巨杵電光石火疾發過

須平地上嶮崖孤峻處平坦看他二老深入虎穴透徹  
淵源至於結角羅紋遊刃磅礴得大自在因其華頂峰  
未曾到只如高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十二云  
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著箇眼也要諸人管他良久  
云竹影搖塔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趙州詣禪師行脚時到一鄉院經旬日臨去乃辭院主主  
云何往師云臺山禮文殊去主云某甲有頌相送頌云何  
更青山不道場遙須策杖禮清涼雲冷縱有金毛現正眼  
觀時芥吉祥師乃問作麼生是正眼主無語

琅琊覺云啼得血流無用處

法眼代云請上座領

甲里情 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

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去云雪峰去師云雪峰忽問汝和

尚有甚麼言句汝作麼生道云却請和尚道師云冬即言  
寒夏即道熟又問忽然更問汝畢竟事又作麼生僧無語  
師又代云某甲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廩食僧後到雪峰  
峰問甚處來云趙州來峰云趙州有何言句僧垂前詰峰  
云須是我趙州始得

玄沙聞云大小趙州敗闢也不知 雲居錫云甚麼處  
是趙州敗闢處若檢點得出是上座眼

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去云閩中去師云彼土兵馬隘  
須回避始得云向甚處回避師云恰好  
汾陽昭願云僧去閩中路不遙報言軍馬鬧嘈嘈問師  
回避居何處恰好安眠日正高 佛慧泉云七墮歸路  
日爭鋒回避須教不見蹤恰好藏身何處是青山雲外

萬子童 正覽逆云聞說閩守兵馬多可憐送子第

戈臨岐指箇藏身處無限雄師不奈何

長沙岑禪師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和尚甚處來師云遊山來座云到甚麼處師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迺座

云大似春意師云也勝秋露滴天蘂

雪竇顯云謝師答話 白雲端云大衆且道長沙在春夏秋冬中不在春夏秋冬中要會麼一氣不言含有象

萬靈何處謝無私

雪竇頌云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 上方益云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草披離春風無限深深意不得黃鸝說向誰 佛鑑懃云獨水曾無語蓬

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薄霧篩紅日輕煙襯綠苔若將詩句會埋沒法王才

長沙僧問善財爲甚麼無量劫來遊普賢身中世界不徧師云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徧不僧云如何是普賢身師云舍元殿裏更覓長安

大慈寰中禪師因僧辭師乃問甚麼處去云江西去師云將取老僧去得麼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亦不將去師便休其僧後舉似洞山山云闍黎爭食恁麼道云和尚作麼生山云得

汾陽昭代云知汝力微 法眼益別云和尚若去某提笠子 天童覺云大慈合伴不著這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怎麼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這耆婆漢何且

卷之二  
道別有甚麼長處

道吾智禪師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云。遙山來。山云。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云。山上鳥兒白似雪。水裏蓮葉黑。不徹。

石室道禪師因杏山問承聞行者遊臺山來。還見六殊麼。師云。見否。云。道甚麼。師云。道你生身父母在深三裏。杏山無對。

茱萸禪師問僧。闍梨爲復遊山。鼂水爲復問道。參禪僧云。和尚試道看。師云。雕蛤鑲蛤。不繆之泥勞君遠。三猿身是鐵。猶被一橈。師云。降軍不斷。

圓悟動云。言前句後殺。峻疾不通風。直饒金口鑑舌也。無增減。更無道爲甚麼。如此非人得其便。

古德頌云。遊山覩水事尋常。早晚歸來。未免破綻。  
鞋回首。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丹霞然禪師因鄧隱峰到於山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甚麼。處云。師指山云。青黛黛地。峰近前。搖住云。真只這箇便是麼。師云。真獮子兒。一撥便轉。

雲居舜云。丹霞祇知衫穿不覺鞋綻。  
鴻山祐禪師因九峰慧舜。師入嶺云。某因麁這和尚。里之外。不離左右。師動容云。善爲。

保福辰云。依俙似曲失前忘後。

芙蓉訓禪師辭歸宗宗云。向甚麼去。師云。歸嶺。云。宗云。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些佛法。師臨行。却問。訊宗云。近前來。師便近。前宗云。時寒途中。善爲。師有省。

仰山寂禪師問僧近離甚處云廬山師云到五老峰處  
云不曾到師云閣黎不曾遊山

卷第十一

七

雲門云此語皆慈悲之故有落空之談 濂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空之談只知短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慎脣吻未審後人若爲話全然永無無目求食須假於蝦 黃龍心云雲門仰山只有受塵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被這信一帶領遇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乃拈拂子度與僧傳接師便打 大鴻皓云仰山可謂空前絕後雲門無然徒綱宗要鉗鎌天下衲僧爭奈無風浪起諸人還識這僧麼親從廬山來雪賈願頌云出草入草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依石門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

得忘却來時道

仰山有僧來拜師以手劃一劃其僧不去師又劃一劃其僧乃去

翠巖芝云前爲甚麼不去後爲甚麼却去無人會麼矣爲註破前一劃與後一劃總成兩劃

雲巖晟禪師因院主遊石室面師云汝去入到一七云裏看爲只恁麼便回來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云汝更去作甚麼洞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天童覺云低頭失却針開眼拾得線線無頭而竟度云無穴以難穿到這裏纏繆續絃須是洞山始得

洞山介禪師曰僧甚處來云遊山來師云還到底處云到師云頂上有處麼云無人師云你不曾到頂云若不到頂

爭知無人師云聞黎何不且住云其曰住即不舞云云人不肯師云我從來疑著這漢

洞山辨雲巖巖云甚麼處去師云雖離和尚未一時三丈云莫湖南去師云無巖云莫歸鄉云師云無巖三三晚云來師云待和尚有住處即來巖自此一云難得初元師

云難得不相見

大隋真禪師因僧從五臺山來師問五臺山何似大隋山僧問如何是大隋山師云老僧耳背高聲問來僧高聲問

如何是大隋山師云若千山與萬山

大隋因僧舞師問甚處去云峨嵋山禮並臺雲歸堅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蓋一圓相拋於昔後云長爾手師云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

保福辰云若無後語笑他衲僧

雲門別云西天新頭

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五祖戒云六竇不因一事不長

一智

雪賣顯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斧取

焉山

秀云大隋茶非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得之者少矣

這僧得之且有甚長處然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

天童覺云識法者禮欺敵者亡水中擇乳須是鵝王

保寧勇頌云榔標杖頭光閃爍錫羅襪裏玉華護肩橫

背負出門云好是無人敢駐留

古德云一論明月照

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憤爲家忙他枝上斷

人腸

雪峰存禪師辨洞山山間子向甚處去師云過處去山云當時從甚路出師云從飛猿嶺出山云今回憶甚路云

師云飛猿嶺去山云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還識麼師  
云不識山云爲甚麼不識師云他無面目山云子旣不識  
爭知無面目師無對

琅琊覺云心麤者失

雪峰問僧甚麼處去云識得即知云處師云你是箇畜人  
亂走作麼云和尚莫搽污人好師云我即不搽污你古入  
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云殘羹瘦飯已有丈寒了也  
師休去

雲門別前詔禁著便作屎臭氣又代後譯將謂是鑽天  
鷄子元來只是死水蝦蟆 雪竇顯出雪峰語云一死  
更不尋活

雪峰因僧辭師問甚處去云禮拜徑山和尚去師云徑山

問你此間佛法如何你作麼生道云待問即道師便打却  
圓鏡清云這僧過在其甚處便契棒清云問得徑山徹困  
也師云徑山在浙中因其問得徹困清云不見道遠問近  
對師休去

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峰意爲甚麼被打若不會又打  
伊作甚麼自道過在其甚處鏡清雖則子父與他分折  
也大似成就其醜拙會麼且如雪峰使休是肯伊不肯

伊

雪峰領徒南遊時黃涅槃預知諸策出迎抵蘇澗邂逅師  
問近離甚處黃云辟支巖師云巖中還有甚麼事以竹杖  
敲師轎師遂出轎相見黃云曾郎萬福師展丈夫禮黃作  
丈丈拜師云真是丈丈麼黃又設兩拜遂以竹葉當地右

遠師禱三市師云某甲是三界內人你是三界外人宜前去某甲後來畫即先回師遂至止囊山憩數日畫供待隨行徒衆一無所闇

雪峰辭裝子云子送出門召師師回首應諾二云途口好善爲

雪峰因僧辨去乃云忽然到別處若宿問和尚有甚麼言教指示於人作麼生舉似師云汝還會我話麼云不會師

云且作深福

雪峰因玄沙辨師下山去乃云答和尚人人自由自任其甲如今下山去師云是誰與麻道沙云是知者薰蒙道師云汝作麼生沙云不自由自在師云知

雪峰因下府中玄沙出接云道路不易且喜

未歸

是沙云諾諾師云不是汝也辨沙云本是亲梓之所葬某甲之能師云我知得汝也須向他道始得沙云諾諾他是與麼

巖頭禪師辨德山山云子其麼處去師云暫辨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他後作麼生師云不忘和尚山云子患何有此語師云豈不聞智與師齊流師半德智過於師方達傳授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二天童覺云德山最常棒下不立佛祖洎乎到這時節得恁麼老婆全然只是養子之緣爭免得後人檢責大時候道

智過於師方達傳授拽拄杖薦齋便打

巖頭因信辨師問甚麼處去云入嶺禮拜雪峰云師云雪峰若問巖頭如何但向他道近日在鄂州湖畔住只殺三

文買箇黑老婆每日撈蝦撈蜆且恁麼過時

張燈作賈  
百搭法

似前話峰云窮鬼子得與麼快活不似不元道樂容上方益云斷是窮鬼子爲甚麼快活不似不如言主人雖然如是而今且在滄溟上釣得鯤鯨未

可知

海印信頌云且於湖畔撈蝦蜆不向滄溟釣巨鱉一葉扁舟一蓑笠雨眠船坐任風濤 古德云三文要不得一章寶德覩榜船在釣船查老未知窮鬼子看來不直半入嶺去師於此有省更不入嶺

文錢

睦州蹤禪師因僧辨師問甚麼處去云徃徑山云師云忽然有人問你作麼生道得一句語塞得伊口僧云某甲有語師云去

棗樹禪師有僧辨師問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法道作麼生對他云待他問即道師云何處有無口底佛云只這也還難師堅起拂子云還見麼僧云何處有無眼底佛師云只這也還難僧透櫳牀一帀而出師云善能答對僧便喝師云老僧不識子云用識作麼師敲繩狀三下

佛鑑勸云棗樹有口如瘡這僧有眼如盲透禪牀一帀敗軍之將敵櫓牀三下弓折箭盡 大愚智云末後一著始到卒關大用現前匪拘軛則棗樹若得自在這僧轉變隨宜點檢將來俱欠悟在還知麼言猶在耳語不

重施

卷之二

曹山本寂禪師號洞山山云子向甚麼處去師云不變矣  
處去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云去亦不變矣

丹霞淳頌云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石謂  
縱橫無變異猶如擲劔擬虛空

雲詣懷樞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逆上罰水

佛慧泉頌云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聲如雷震吼枯榔  
並三露百行踏破草鞋赤腳走地藏恩云杖剗林下  
步躉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落化隨流水一時流出  
洞中來開福寧云遊山覩水事尋常豆曉誰來費發  
霜踏破草鞋回首自數聲猿叫白雲鄉無鳴子一尊  
人自己逆山覩水不知踏破草鞋忘却來時年幾

雲詣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云須彌山

五祖演云有時問者師僧或豎一指或進一歩或下一  
喝或拂袖便云上座未在何故太平未嘗向二三月下  
一薩雪向汝諸人在如有箇漢出來道老和尚莫七顛  
八倒見今下也不是乃展手云了應庵云雲門道  
得不妨詰當要直落在第二頭若是明稟即不然忽有  
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對他道及將一問答  
洞山聰頌云不生一念豈通宗直僞分於一句中著著  
眼光秉社口須彌當面作屏風保寧貢云萬物終前  
立大年須臾取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  
安敢埋無盡居士云一念沉沉遇有無直至空劫山大  
獮還直饒三免金烏急官殿巡遊落生途

卷之二

二

雲頭因僧舞師云你舞去那云是師云前頭江難過云一切臨時師云蘇廬薩訶師代前語云臨行不可無禮三也代後語云太麤心又云近日出界不好入僧舞師下座把僧子云著幾錢僧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都不直半分錢而代云有甚麼信物送咯將來又云喜行

羅山閻禪師在天子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一攢短無對師云石牛欄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賓

鼓山珪頌云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  
落化紅滿地芳草碧連天  
徑山果云出門握手話人驚空路迢迢去  
莫道却笑波心遺効者區區空記刻舟時

該山晏國師與園山同上雪峰園山云與和尚鬪行師云

輸也

保福展禪師與長慶遊山次師以手指雪峰舊院云教中道妙高峰頂莫只這裏便是麼慶云是即是可惜許後舉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觸體徧野一失一得

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觸體徧野白骨連山

雪賣顯云今白

汾陽昭願云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致問已圓周是節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別處遊

草堂清云八萬四千

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峰頂上如掌誰把長竿

釣巨鼈雪賣云妙峰孤頂草離離拾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觸體著地幾人知

佛心才二三攜手

相將舉共行目前唯觀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路何與

見孫觸處看

洞山初禪師僧問雲水是人遊是甚麼人能到這裏頭師云無足入能行無手人能執

同安蔡禪師一日遊山次大衆隨之師云昔前垂竹砌下黃花古道真如般若同安即不然有僧云古人也好和尚師云不食香餌味可謂碧潭龍僧云諸方眼目不恆闇潛師云闇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云堵前羞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云安南未伏塞北永隆僧禮拜師云各稱普聞詠辭同

圓悟勤云根基牢實血脉貫通同安善禱鑑忘無這僧解纏猿登鼓所謂如金鑼連環相續不斷三知端的事

須箇出之

明招謙禪師行處時到象田欲去累辟不得師云某甲有一問和尚若道得即不去若道不得莫妨某曰進途乃若起布毛吹云古之意作麼生田無語師珍重便行

松源岳云象田無語坐斷天下人舌頭諸人還見明招

麼參

智門宣禪師因遊山回首座領衆出松行接座云和尚遊山巖峻不易師拈拄杖云全得這箇方座乃進前查却施向一邊師放身便倒大衆遂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趣散回顧侍者云向你道全得這箇力

黃龍南云明教然會起會倒不覺弄巧成拙  
金塗志禪師問僧甚處來云東國來師云作麼生過得金

豁達虛空應萬機

慈明圓禪師依汾陽得旨後與同參大愚數人辭汾陽相讓不肯作參頭汾陽云此行不可以戒臘推聽吾偈云天無頭吉州城外展戈矛將軍疋馬林下過貞州城裏鬧啾啾師遽出班云慈圓何人敢受和尚如此記前即領衆作禮汾陽復祝之云吾在先師處親證三昧汝今已得宜往南方大興吾道師即造洞山寶和尚席終日面壁寶圓達磨元年面壁意旨如何師云空腹高心寶翌日陞堂請師充第一座

慈明問僧行脚須知有行脚事作麼生是行脚事不知師云知底事作麼生云山高水深師云念汝遠來且坐喫茶僧云諾諾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云釣絲絞水

雪賣顯禪師因曾學士解印後師送至越州住數日乃辭曾堅留師云歸山住持不忘學士此日曾云衲僧家愛把不定師云爭得到這裏曾無語師云已沐學士放聲曾云容出城相送師便退曾至客亭排果子茶湯了師問學士自此一別甚處再得相見曾云長老何以對面忘却師云微僧心亦足矣時廣慧和尚復問師自此一別甚處與學士尋得相見師云直是千里萬里於是取別曾云某爲道路師云諾諾

楊岐會禪師送武泉常老出門乃問出門便作還鄉計到家一句作麼生道云和尚善爲住持師云與麼則身隨寒影去腳丈草鞋寬云和尚善爲開田師云免子何曾離得窟

雲峰悅禪師見遊山僧挾復負包而至者則容喜之見荷籠而至者乃頗卑頗云未也三十年後更乘馬行脚也林泉禪師辭白雲慈光大師光門送扶師下云欵欵裏教蹤倒師云忽然蹤倒又作麼生光云更不挾也師大笑而退

谷隱儼禪師僧問于山萬水如何登涉師云舉步便千里萬里云不舉步時如何師云亦千里萬里

普靈顯禪師僧問萬水千山如何登涉師云青霄無間路

到者不迷機

自巖上座因與數僧遊山廻僧問盡日遊山就得甚麼邊事師云困即喫茶

德山先禪師僧問華藏海中獨遊時如何師云海岸孤絕

廣法源禪師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云千年桃核云逢人時如何師云根生土長

佛日才禪師問僧甚處來云遊山來師云山中事作麼生云風颶颶地師云我即不然云和尚如何師云一回過水一回脚冷

東林顏禪師因侍圓悟遊山見園頭燒糞煙起悟問煙從甚處起師云從糞堆頭起悟休去

羅山侍巖頭遊山覩佛

東山慧遊山

見贊

藥山登山大笑

見月門

洛浦辨臨濟

見侍

三聖辭仰山

覩

臨濟

見

曉

汾陽率首座

遊山

見

曉

黃蘖覩

曉

曉

見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曉

承天舞首山觀

見杖

法昌選百丈觀

見杖

大禪佛辭歸宗

見杖

淨因侍投子遊菜園觀

見杖

龍潭辭汾陽

見杖

僊天同石頭遊山

見杖

藥山與雲巖遊山

見杖

石霜僧辭觀

見杖

雪峰選長生

見杖

鄧隱峰辭馬祖

見杖

鏡清閣靈雲行脚

見糧食門

歸崇與南泉告別

見杖

漏泉選雪峰

見杖

慈明辭楊侍郎

見宰臣門

慈明辭李都尉

見宰臣門

雪峰選南際觀

見杖

馳書

南陽忠國師因西堂與馬祖馳書至師云汝師說甚麼法堂從西過東立師云祇這箇更別有堂却從東過西立師云這箇是馬師底仁者底作麼生云卓箇呈杖和尚了也保福展云西堂埋沒大師不少

國一欽禪師因馬祖遣入選書至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無見遂於圓相中者一點却對圓後忠國師聞得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保福展云甚處是惑處作麼生得不惑去

空實願云

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杖國師別作箇甚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畫破共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

通變化，還免得麼。雪實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當時，畫出草，自惑了也。五祖戒云：兩彩一賽。又云：三入指路，提何爲？大鴻舌云：諸人還識馬祖徑？麼！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珠，箇知天曉。徑山果云：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忍國師爲甚麼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云：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佛印元頌云：馬祖當時見徑山，同風微露愛機關。無端却被南陽老平地坑久似等閑。照骨總云：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釤投誰言解使雲通信？我不然芳石點頭。地藏因云：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

月還同伺事。南陽老倒念人擾擾忽來。

南泉禪師有書與某吏云：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融寂寥，非內僧。乃問如何是寬廓？非外吏云：問一答百也。無妨云：如何是寂寥？非內吏云：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反問長沙沙瞪目視之，良久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楚州州作與，答吾。又進後語。州以手拭口後，僧舉似師。師云：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

佛鑑勲云：至南泉雖則養子之緣，其柰憐見不覺醜，殊不知三人一人有足無目，一人有目無足，一人足目俱無。雖然如是，皆可與南泉爲師。爲甚如此？章圭分說：承天箇云：此三人一人得皮，一人得肉，一人秦不收。魏不晉。南堂靜云：好南泉父子！大衆若見南堂，不然如

何是理隨事變入瞿錦江頭濯錦時桃花似錦柳如眉如  
何是寧得理點六湖三萬六十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如  
拈在杖倚右邊云不要動著動著便三十擣

立德頌云淡泊洋洋膝上琴包藏古意亦何深遠二有

月西風急落岸斷崖秋水音

伏牛在禪師與馬祖馳書去忠國師處忠問大師有何言  
句示徒師云即心即佛忠云是甚麼語話良父又問此外  
更有何言教師云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忠云猶較些子師云馬師即恁麼和尚此間如何忠云三  
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鏟

雪竇顯向猶較些子處便喝又於曲似刈禾鏟處乃云

是甚麼語話也好與一拶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大鴻  
喆云當時但可兩大笑復問國師此間如何待云三點  
如流水又曰河大笑教他國師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何  
故入虎穴揀虎兒須是其人

雲山禪師問僧甚處來云西京來諭云還將得西京主人  
公書來麼云不敢妄通消息師云作家師僧天然有在云  
殘羹餽飯誰人肯喫師云獨有閻黎不肯喫僧便作吐勢  
師喚侍者快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圓悟勸云一往觀來二俱作家節節勘證二俱落草當  
時若有箇解截斷葛藤不妨光前絕後還委毫多虧  
不如少實 大鴻哲云得底不會得失底不全失得失  
論之半出半入且道那箇得那箇失假饒辨得二人得

失是非尋來著甚死急

大隋直禪師因僧馳書辭師問云學人此去未審師將何言到彼寺師云好爲通達再問臨岐參晚請師垂示師云無事早歸

臨濟玄禪師爲黃蘖馳書往鴻山時仰山作知客接待書便問這箇是黃蘖底那箇是上座底師便掌仰山約住云吾兄知是一般事便休遂同去參鴻山鴻便問黃蘖師元多少衆師云七百衆鴻云甚麼人爲導首師云滿來已達書了師却問鴻山和尚此間多少衆鴻云一千五百衆師云太多名鴻云畫檗師兄亦不少

羅山闍禪師住大嶺時有僧往詣山師云我有一信寄與鵞山得麼僧云便請師坐至拴頭上却展云還奈何麼

僧無對僧後到踐山堂內舉次一僧云還會麼衆無對僧云天下人不柰太嶺何

玄沙備禪師令僧馳書上雪峰峰上堂開紙見三幅白紙乃呈示大衆云會麼良久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信歸舉似師師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

東禪齊云甚麼處蹉過若的蹉過師豈不會弟子意若不恁麼會只如玄沙意作麼生若會便參玄沙五

祖戒出語云將謂胡鬚亦黃龍至不雪峰不道無長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今雪不出海珠信云智異

師齊減師半德智遇於師方堪傳授更宜久一著在

開善諫云玄沙白紙爭柰文彩口彰座峰既曰千里同

風何故不知蹉過不見道養子莫數大士作家威

汾陽昭頤云故遣馳書達遠信不于文字示家風固來  
却報玄沙語蹉跎分明理更封 佛性泰云自終三張  
通信言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笳曲不是風吹  
別調 佛心才云踏翻釣艇承家業笑坐蘆花月正  
圓地闊天長三幅然同風千里爲誰宣 慈受深云云  
沙象脣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箋書千里同風多錯會一  
條拉絃兩人扶

長慶凌煙師善保福歸雪峰福問云山頭和尚或問上座  
信作麼生祇對師云不避腥羶亦有少許福云信這這麼  
師云教我分付阿誰福云從晨雖有此美必有忘處事  
師云若然者前程全自閼黎

金輪覺禪師因雪峰院主有書來招師云山頭和尚

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云分行山頭和尚別有見  
解即入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峰見解師云我也驚  
新建裡師僧辨師問立麥處去云府下開元寺云師云我  
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得去不信云便請詎云想汝也  
不柰何

首山念禪師因石門遣使馳開書至師乃集衆於法堂  
上使纔近前人事師約住云是洞上宗乘是雪嶺家風使  
云筆已載師云一不成二不是使無盡詎云且坐寧茶  
入安省禮師僧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云未得  
到這裏僧云到後如何師云彼中事作麼生  
報恩禪師爲保福馳書姓王太傅字王閻潭和尚近  
日還爲人磨鍊云若道爲人所立著和尚若這不爲人又

尼著大傳云何不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醫耳不馬禪舍  
煙師云某早借口與飯王良父又問驢來馬交師云靈馬  
不同途王云爭得到這裏師云謝太傅領話  
慈明圓禪師因興教明上座馳書至師接待書便問大略  
來小路來明云和尚忒道看便打坐具師云曉漢亂統  
作甚麼明鑑一聲師便打

慈明因九峰專使馳書至師云玄沙是白紙九峰何太忉  
忉使至靈峰鷗鳥語師云不行山下終爭見泣岐人使云  
日午行黃昏皆師便喝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

慈明因章介一大師持李都尉書至與師師有書復於書  
後盡兩隻脚脚下書二大師名寄都尉厥後以頌荅云黑  
毫千里餘金榔示雙趺人天都不測珍重亦鑑胡

楊岐會禪師因萬壽先馳馳書至師問萬壽墻前獅子吼  
當人返鄉事如何僧云跨跳上三十三天師云與麼則雲  
蓋直下覲也云竚賊大敗師云更不妄勘且坐喫茶  
楊岐因道吾供養主馳書至師問春雨霖霖無暫息不觸  
波瀾試道看主云適來已通信了師云這箇是道吾底那  
箇是化王底主指云春雨霖霖師拊掌大笑云不直半分  
錢主便喝師云這體漢向道不直半分錢又惡發作甚麼  
主拊掌一下師云且坐喫茶

楊岐因龍興致老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大藏巒示  
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槌骨一下云蓋天蓋  
天

圓上座與石門駁禪師馳書到李諭馬乞將書與李李諭

得書收在懷中却展兩手師亦展兩手李云碎

雪晝顥禪師與普學二厚善相直淮上問師何之師云尋  
遊錢塘絕西與登天台鴈蕩普云靈隱天下勝處瑞華師  
吾故人乃以書薦師師至靈隱三年陞沉眾士後普嘗委使  
浙江訪師於靈隱無識之者乃檢牘曆物色未之有三書  
問向所附善師祐納之云公意勤然行脚人於世無求敢  
希薦靈哉普公大笑瞞深奇之

承天宗禪師行脚時爲冀州極覓和尚馳書到京師李駢  
馬宅相看本問因甚麼到京師云事爲院門馳書本十三通  
來悔仲一問師云駕馬賞得其便李便喝師云奉過一著  
李云再犯不容師云三十年後有人舉在

承天因瑞光專使馳書上師接書了拈拄杖問參頭四祖

不傳東土信少秋護道付神光書且拈却作麼生是瑞光  
家風復云師叔在上師指云將頭不益籌累三軍云和尚  
幸是大人師云兩重公案且放過一著復問第二信你  
瑞光多少時云和尚著忙作麼師云猶口口無異獸僧  
無語師打一棒入問第三僧你爲甚麼失却本道公驗云  
和尚憶得真使師云一狀領過且坐喫茶

五祖演禪師因西面專使文祥持嗣法書至師於法座前  
接書拈起閻車使云這箇是四面底閻黎底在其麼覩云  
驗在目前師云幾不認過乃陞座云大衆四面長老有言  
對大衆前須堂說過四面大漆拂祥師分半幅白蓮峰下  
開龕找我量孔且道爲甚麼如此無休出氣更

靈巖空種師爲佛性泰和尚往蔣山圓悟慶通禱請普

於法堂上接書函千里持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  
信師云觀面相呈更無面目傳云此是德山麼作麼告是  
上座底師云豈有第二人悟云昔後底禪師便道書悟云  
作家種客師云分付華山師復到僧堂前接書問許首座  
印鑑座問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呈起書云見麼座引手  
接書師縮却書云久默斯要不務遠說今已舞至辛希一  
覽座便喝師六作家座又喝師遂打一書云接時圓悟  
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座無語師又打一書云接時圓悟  
同佛眼在法堂前見悟云所我首座死了也眼云官馬廝  
踢有甚憑據師聞應聲言甚麼官馬廝陽正是龍象跋踏  
悟喚師來云我五百衆中首座你爲甚麼打他師云和尚  
也好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云未在眼却問空手

把頭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你作麼生  
會師四躬云如上所供並皆詣寶眼笑云元來臭座裏大  
師至五祖自和尚更逼書首問書裏說甚麼重師云又彩  
已彭音云異竟說管甚麼師云富陽揮毫劍首云近前來  
這裏不識數字師云莫詐敗自顧侍者云這首是那裏師  
僧者云此首座曾在和尚座下去自云惟得與麼滑頭師  
云曾被和尚毬直來直將書衣香爐上憲云南無三藏說  
沒多言而近前揮指而已自便閑書

開善諭初師初謁曰悟不契後謁大慧慧公詎長沙通  
紫巖焉丞相言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  
行決定不輕意欲無行友人宗元北云不可在路便參禪  
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行在路泣云我一生參禪殊無

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云你但將讀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活大意與你說得底都不要哩會途中可捲些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云五件者何事元云有衣與錢局來送來施普施路上行師又言下領旨不準九手舞足蹈元云你這回方可通紫巖書達吾歸矣元遂回

青原令石頭毗盧書

慈明訥書至楊內翰更觀牒

鴻山書上王常侍

大通書寄上王諫觀牒

夾山書至洛濱

鴻山附書并鏡美仰觀牒

閔師夫人家長惠

鴻山附書并鏡美仰觀牒

馬祖令人馳書之齋興百丈

鴻山附書并鏡美仰觀牒

雪峰令人馳書與玄沙

鴻山附書并鏡美仰觀牒

大隋真禪師因一債欵下山爲衆化緣辭師師云汝若道得一句即放汝去若不然且歸堂休歇辦取自己事去師乃問盡十方空界是王老師禪越未審化甚麼人去僧云但請和尚疏頭來便與師道師云汝且辦自己事去龐蘊居士在崇州市賣竹漬籬見一僧緣化乃將一文錢問不享負信施道理還道得麼若道得即捨僧無語士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躡前問士云少人聽又云不曾麼云不會士云是誰不會

甘露行者因化主至宅乃問化主是甚處主云襄山者云還將得藥來麼云某處有甚麼病者忻然取銀一百兩施之復云山中有人此物乃迴主尋歸藥山納疏山問于何

綠化

歸還遠主即寂前問難山云急送還他子遭賊了也主及送還者云山中有人更添一百兩施之

同安云早知行者與麼問終不道藥山

某嘗因有住庵僧緣化什物者云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門是甚麼字僧云心字又自問其妻是甚麼字妻云心字

者云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者亦無施仰山寂禪師因施主送絹施鴻山師云和尚受施主是

供奉將何紫參爲禮福牀示之師云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

羅山闍禪師因義眾州化主臨岐問化主太傅忽問大師十二時中將何示待你作麼生祇對主無語師云但道騎

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又問渠忽連語云此宿是

菩薩有言教菩薩無言教又作麼生主又無語師又代云敵露機鋒如同電拂

禾山方云叢林中商量盡謂化士無語殊不知宛有陷虎之機羅止恨不兩手分付爭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諸人要識家珍麼良父云後五日看取

保壽二世禪師因先保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深夜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云汝何往師云昨日家和尚設齋某甲不契徃南方參知識云壽云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憂若是佛法闡闡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云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先保壽未及出語壽便云你會也不用說

五祖演云若人於此知落處可謂公辦私辦大衆認取  
一頌甚妙也豈妙於此知性命劈鼻與一拳當使打  
正南善喝云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說不足秋  
來黃葉落紛紛六六翻成三十六枯木成云南北東  
西是處遊更添歸去月如鉤春風一陣花狼籍不學思  
量暗點頭佛性泰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場踢翻鷄  
鵝洲辛有僕人爲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夢庵信云  
閑市相逢兩不知識面目無來太費力粉骨碎身未足酬  
一句了然超百億

雲門偃禪師僧向如何是大施主師云對機不辨  
首山念禪師因化主問學人與麼去時將何稟受師云父  
手奉貢德舉似告天沈吟云恁麼還當也無師云物逐人與

云今日點茶當爲何人師云去此無消息無心永莫回  
慈明圓禪師問化主入鄆化導即不問你入門一句作麼  
生道主便喝師云亂喝作甚麼主又喝師便打  
湖南護國僧妙化次有官人問既是護國唐家三百年社  
稷何在僧無語

保寧勇云一朝天子一朝臣

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焉牙皆出隊和尚爲甚麼不当隊師  
云住持各不同閻黎爭得忙

楊岐會禪師因供奉主問雪路漫漫如何化導師云囊鑽  
千山秀迤邐問行人云忽有人問楊岐意旨示審如何舉  
似師云大野分春色巖前凍未消僧畫一圓相云忽遇與  
麼人來又作麼生師乃列轉面僧擬議師便喝云三毒處

去也僧作女人拜師云歸來與你三十棒

洞山聰禪師送化主示衆云住持之事勞他方高人且  
實際理地不受一座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蓋爲看衆之故  
所以志勞盡大地作箇餅天下人盡得喫唯有深沙神  
不得喫怒發將糞箕棒打一棒瓦解冰消

黃龍南禪師住歸宗日因化主回示衆云有五種不易一  
施者不易二化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  
不易且道第五不易者是甚麼人良久云鑒使下座時翠  
巖真和尚爲首座藏主續問第五不易是誰真云腳後見  
臘莫與往來

雲居舜禪師自洞山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居  
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棄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

參願易之居士云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卽開疏如不  
契卽請去還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黑似漆十三磨  
後如何師云照天照地居士長揖云若恁麼上人且請還  
洞山拂袖入宅師慚懼卽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  
山云你問來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云此去漢陽不遠師  
進後語山云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

法昌遇禪師因寶峰乾化主至喫茶了師云義無可捨施  
只有一箇瓢子送你乾纏接師云你且道寶峰還有麼乾  
云有師云若有何須更要乾云唯多不才師云你也只作  
得化王云有頭無尾得人憎師云自是你無這手腳乾遂  
掣去師云停囚長智師送乾出三門云回到寶峰爲我傳  
語英邵武乾云顛言倒語作甚麼師云不因你祇對泊合

志却雖然如是。他時悟去始知我老婆心。

五祖演禪師出隊歸示衆云出隊半箇月眼不見。宣乳突  
却祖師禪捨得箇骨董且道向甚處著一分奉。禪之牟尼  
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徑山果云徑山法孫出隊八十餘日鼻孔長並眼睛相  
見亦無祖師禪可失亦不曾捨得骨董既無骨董則無  
以奉。禪迦牟尼佛亦無以奉多寶佛塔畢竟只得箇。麼  
夜誦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雪賣<sub>賣</sub>禪師因見二化主自城中歸師問汝憑箇甚麼入  
城教化衆生僧云雖有好心且無好報二僧云禍不入慎  
家之門。師云近火先焦。雪賣<sub>賣</sub>緣化見善學士觀<sub>觀</sub>曉  
牛頭社丹陽緣化<sub>見</sub>曉<sub>曉</sub>食門。

雲峰乞食乞炭<sub>觀</sub>曉

泗州僧伽不士世謂觀音應化也唐高宗時至長安<sub>蓋</sub>於  
泗州欲建精舍因宿民賀跋氏家師云此古寺也即令掘  
地得古碑云香積寺李龍建所剏又得金像曰普光佛因  
以為寺額景隆二年帝遣使迎至輦轂深加禮重請住大  
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御書寺額普光王寺後入滅  
勅令就薦福寺布塗全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  
臨淮言訖異香騰馥乾符賜謚證聖大師。

天台豐干禪師不知何許人居國清寺剪髮齊眉布素自  
若人問佛理只答隨時二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皆  
驚異<sub>奇</sub>有苦行寒山拾得執爨終日晤語清聽不解時謂  
風在獨與師親問答語觀<sub>觀</sub>曉尋獨遊臺山後復回天台

示滅

卷之三

寒山無俗姓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山巖以居止得名容貌枯悴襦衣零落撣皮爲冠腳曳木履時來國清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叫喚空謾罵羣僧難逐翻身拊掌大笑去雖出言如狂而有意趣豐干入滅後閻丘侍郎訪之見寒拾二人圍爐笑語立便拜二  
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曰大官何拜風顛漢也寒山乃熟問丘手云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二人出松明更不入寺丘一日再謁於巖送衣服藥物二人喝之入石鐸中忽然石含霞丘哀慕不已令僧道翹集詩三百篇曹山目曰寒山詩

捨得始因豐干於赤城道側得之攜至國清謂典座云或

人認之必可還也因名捨得後沙門靈智攝受令知食堂香火一日登座與鉢對盤而食因乃罷其事務令只滌器當日齋畢澄瀝食淨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去一日掃地寺主問語見附名有伽藍神祠每日齋食爲鳥所啗捨乃過之云食尚不護安能護伽藍至夕神夢于闐寺僧云捨得打我詰旦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牒至州縣郡府至云賢士隱道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捨得賢士

明州布袋和尚未詳姓氏形才脹脰往來通衢開示及問在此何爲答云無著人來云人來也答云汝不是這箇人或解布袋百物俱有或拈起示人云這箇是寒山院底或於袋擣果子與僧僧撮接師乃縮手云汝不是這箇人或見僧行過乃拊掌一下僧戛首刀云四

倚布袋終日憨睡或起行市肆間小兒謹逐之三十六  
或數珠與兒戲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  
父手而立僧云只此別更有在乃提布袋肩頭而去

保寧真頌云咄這憨皮袋肩麤乘眼大終日在街頭市

行

無買賣呵呵歸去來典錢還却債

佛慧泉云拈

起即行放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倒置意祖德章知  
裙子褊衫百結有時獨立考誰是知音歸去來一天明

月

圓通秀云千般萬樣有誰能會瞌睡老僧取捨滿

袋心無諸受觸處三昧巷尾街頭貴賈賤賣

金陵誌公和尚少出家止道林寺尼定殿舍無時髮  
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擐剪刀天銅鑑式一兩元年數  
日不食無飢空歌吟如識記士庶咸喜

誌公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云  
見師云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  
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  
見僧云你有此等見耶

汾陽昭代云不枉西來塗毒策云誌公黠兒落節尊  
者不枉西來遂拈起拄杖云有見無見不有不無見以  
拄杖一串穿却還會麼莫將毒藥重增病拋向洪波浩  
蕩中卓拄杖一下

雙林善慧大士發之義烏人十六娶劉氏女妙光生二子二十四於稽亭浦攏魚獲已沉籠水中祝云去者適止者留人皆曰愚會天竺嵩頭陀謂云我與你毘婆尸佛所發願今兜率天宮衣鉢尚存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士即見圓光寶蓋乃笑謂云燼鞴之所鈍熾尤多良醫之明病者愈甚度生爲急何思彼樂嵩指松山頂云此可禡矣士乃躬耕而居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定光金粟三如來放光襲其體謂人云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續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梁高祖聞之詔入內問所從來師是誰士云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異日復請講金剛經大士登座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後懸知嵩頭陀入滅乃謂衆云嵩公境率待我來不可久

留也於是入滅年七十三

萬面法雲和尚號州閻鄉人弱齡笑傲如狂鄉黨嘗測忽一日令家人掃灑云有勝緣客至是日三藏自西國還訪之師問印土風境了如所見焚香作禮圍繞稱是菩薩兄萬年久在征遼左母思其信音師云甚易耳八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至元書鄰里驚異後高宗召入內時有扶風僧蒙傾者甚多靈跡先在內庭及師至乃云誓到當去迨旬而傾師後卒於長安年八十制贈司徒榮國公覲子和尚混俗閻川呂無定所日沿江岸採拾蠚覲充腹夜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華嚴休靜禪師欲決師直爲一西來意卽云神前酒臺盤靜乃奇之

普化和尚因臨濟院有齋河陽木塔乃同臨濟在僧堂內坐纏說及師。每日在街市掣風顛知他是。是是聖濟。乘與間過須臾師入來濟便問普化是。是聖。師云。你道我是。是聖。濟便唱師乃指兩尊宿云河陽新婦子。老婆禪。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一誠。城便走出。

海印信頌云。騏驥駒駒辨者稀。深淺毛色共同之。若非伯樂垂精鑒。千里追風不易騎。

酒德賢和尚自龍洲球禪師處發明心印後唯事飲酒初自錢塘歸執鐵鉗路見瓦甓即擊之間所謂師云世路不平故碎之耳自此靈異非一凡經酒家退則座客常滿以是日常伺至聽其所需將順世性其家云平時飲酒今

酬爾言。可富三世因見石臼。遂嘔而幕之。云闕三日可開三日啓封結如鷄子。八酒黃也是歲疫盛服者皆愈其家遂富。郡人有疾就師覓符不與者不救符後書陳憎二字。一日凌晨浴罷就室含掌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南安巖嚴尊者。晉居黃石巖及盤古山皆蛇虎窟。師至。方爲使令人以兩暘男女禱者輒應比戶像而事之顯應非凡所作若隱語於後題贈以之中四字。師服飾純白。揭首以布跡既著所屬聞於朝詔甚嘉之。丞相參政以下獻詩歸置之不視。一日集衆云。汝等當知妙性廓然不無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長時。遂乃吉祥而化。

知足華道者。世務農母孕二年。餽父曰。間生於林下。置於

河師云無冰我是時紅光燭天能語生事三歲起趺坐及長圓梵相覆體止一衲祁寒隆暑莫能侵日食或倍二十人不飽水漿不入口二三月不飢一臥必三載每告人舍齒不差毫釐夜居姑蘇天平寺繩索豆袋有問佛法不答請偈則大喜此以示政和中奄然而逝閻維冥胃腸瑩徹若琉璃骨碧者如玉青者如金舍利無數鑿所化地爲塔及三尺得紫石函上題云知足道場衆益異之

洞山聰禪師僧問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在揚州出現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慈明圓頌云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詣路獨君子愛財取有道南海沒斯鼻孔龐

仁宗問言法華國嗣見佛王門

福嚴三僧不肯搬柴觀門

### 袖異

世尊因五通僊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云五通僊人五通應諾佛云那一通你問我雲竇顯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琅琊寶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因邪而打正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直不會那一通雲峰悅云太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傍不肯底麼出來我要問你作麼生是那一通雲蓋本云世尊如是召五通如是應作麼生是那一通良父云姓女已歸霄漢去狀郎猶在火邊蹲

保寧彙頌云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真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雲溪恭云問佛如何

那一通世尊當面指迷談祥雲氣森森微微雨露霽音  
帶地風長靈卓去汝問如何此問親嶺梅江柳共芳  
春抱贊不用行搜檢已自當堂露賤身正覺逸云那  
一通你問我今人慚愧釋迦若只知步踏紅蓮不覓  
落花入荒草佛印元云僧行一問通背倫却是瞿曇

一物無喚得免來依舊放幾多山鬼暗相呼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三箇髑髏乃詔一髑  
髏問耆婆沈生何處婆云此生人道又詔二云此生何處  
婆云此生天道出尊又別詔一問沈生何處婆曰知生處  
塗毒策頌云如來一擊少人知直下分明更是誰無限

月光隨水去片雲偏向故山歸

殃崛摩羅未出家時事外道受教為禍尸亦欲登王位用

千人拇指爲龍冠所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  
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化作沙門在殃崛前殃  
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不及乃喫云瞿曇  
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  
棄刀投佛出家佛即授與落髮披衣

佛燈珣頌云急行緩步無前後潭踏長安路一條殃崛  
忽然知住處便能平步上雲霄花冠不用娘生指鬚髮  
盥煩費力搖好是移花秉蝶至華閑買石得雲饅疎  
山如云殃崛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人作佛  
當頭劄覆兩翻雲在剎那

殃崛摩羅因持鉢入城到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長者告  
云沙門是佛弟子有何方便祇得我家產難殃崛云我乍

入道未知此法當云問佛却來相報乃遂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云汝遠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依佛所說往告長者看婦聞之當時分兌母子平安

覺海元領云聖法從來不殺生本無生殺亘精明是諸人我皆空相一切冤親盡假名甘露饒霑除熱惱玉蓮金子兩敷榮鼓山珪云月裏姮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徑山梟云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詫家文字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佛眼遠云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甚麼爲身學之道到

這裏若見得去廓清五蘊吞盡十方乃爲偈曰骨還父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云來山僧此說非言語徑山果云骨肉都還父母了不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轉一毛頭渾不差

八祖佛陀蕪提尊者因九祖伏駁密多已生五十口未嘗言足未嘗履纔見祖便行七步乃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請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駁乃作禮其父遂令出家十二祖馬鳴大士聞迦葉蘿云汝盡神力變化若何蘿云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云汝化性海得不云何謂性海

我未嘗知祖即爲詭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  
神這由茲發現臺羅得聞遂發信心三千徒衆俱求剃度  
二祖可大師在香山宴坐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云將欲  
受果何湍此耶大道匪遙沒其南矣翌日覲頭痛如刺其  
本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願遂以見  
神事白于本師師視其項骨如五峰秀出矣乃云汝相吉  
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少林達磨必汝師也匪乃受教  
即往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言應不見起處不得  
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於何住我一千年誰覲眷屬  
覓汝起處不得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  
是而住

法眼舉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至從只如金剛齊  
還見障蔽魔王麼 涅槃果云既是覓起處不得一千  
年隨從底是甚麼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  
住而住互相熟曉法眼怎麼批判也是看孔章深只今  
真有知妙喜起處麼 咄寐語作麼

南陽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傳他心通靈宗帝  
命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乃禮拜立于右師問汝得他心通  
耶云不敢師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  
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船師良父尋問汝道老僧即今  
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獮  
獮師第三問三藏良父罔知去處師叱云這鳥畜生着他心  
通在甚麼處三藏無對

趙州云在三藏臺孔上後僧西玄妙就左臺孔上爲西  
不見沙云只爲太近 仰山云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  
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 玄沙云於道前兩度還見麼  
雪竇顯云敗也敗也 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臺孔  
上有甚麼難見殊不知在三藏眼裏 天童覺云三  
藏不見國師即且置你道國師目知落處麼若謂自知  
則自鳥游龍諸天供養未有休日且道正當恁麼時著  
在甚麼處

西堂藏禪師曾燒殺一僧一日現身委命師云你還死也  
無對云死也師云你既死覓命者是誰便刀不見一本作  
卽應峰南泉願禪師因到莊中個莊主預備迎奉師云老僧居常  
出入不與他知何宿排辦至於如是王云你夜土地神報

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覲見侍者便問既是大善  
知識爲甚麼却被鬼神覲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著  
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天童錫云是

賞伊罰伊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達觀頴  
云南泉被這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天童覺  
云長盧則不然若見這莊主怎麼道便與捉住云放你不  
不得何故如此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別  
峰印云盡道南泉被鬼神覲破不是好手殊不知王老  
師當面做賊金山今日新請都莊萬一山僧到莊第一  
不得鬼詬

壇官會下有一主事僧見一鬼使來追僧云其日身元主  
事未畢修行乞零七日得不使云待我白王若許七日後

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七日復來覓其僧了六至得

後有僧問一僧云忽然覓著時作麼生拖他真信無

對

洞山二六被他覓得出也

嵩嶽三禪師為檀越戒已見戒神集門神云佛亦使迦護法師宣墮毒蛇耶願隨意垂憐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禪莽然無禱北蛇有之而言非辱擁沫能移元燈於東庵乎

神云已聞命矣無香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言訖而去其夕果有暴風吼雷掉宇搖蕩師謂衆去無佛神與我契矣詰旦如審則北巖松枯盡移東嶺矣

晝禪連禪師因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熟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往屬洞水暴涨乃捨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云三要渡自渡彼即褰袴躡波若登平地乃

廻雲云渡來渡來師云咄這言了凜吾早知當研汝歷其僧數云真大乘法焉我所不及言訖不覺

子湖談禪師因山下有陶家爲無子夫妻每日焚香發願求一男子師遂往其家乞竹先問是汝夫妻每日起心發願變作箇甚麼事陶云劫緣家內無子願求一男師云我就你乞一種物還得不云和尚要甚物但乞指揮師云不要別物欲乞一擔竹與沒一首男子其家慚喜云此是少事一任斫去師大斫六竹近一千竿陶云和尚只討一擔何斫許多師云只此一擔尚未足在遂將六竹長者撫數竿破相接作一束蔣歸其家當夜感夢生得男子因此遂號師神力

昔有一宮人作無居論中夜搔臺忽見一鬼現身斫手云

汝退無我進當人無對

五祖演代但以手作鵝鳩指云谷谷孤  
南堂靜空秀才雖知無鬼而不知鬼之所以無五祖先師雖知鬼之所以無而不能掃謹滅迹若是大隋即不然待他研手道你單柰我何只向道閻直饒是大力鬼王也須頭破作七分如阿黎樹枝且道是那箇閻字

道樹禪師於三峰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談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於神光或呈聲響歸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云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破鼴墮禪師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龕遠近不

車來祀師以杖敲龜三下云咄此龜只是泥瓦合成聖從  
何來靈從何起恁麻草堂物命又打三下龜乃傾破墮落  
須臾有青衣義冠設拜云我本此廟龜神又受業報今蒙  
禪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大特來致謝師云真沒本有  
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有僧問師某甲父侍左右  
未盡方便龜神得何宗旨便乃坐天師云我只向伊道是  
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僧忙忍師云不會師  
云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僧忙禮師云墮也墮也破也破  
也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國師莫云此子不會蓋物我一也  
謂如朗月鑿空無不見者難擣伊語脉僧乃低頭叉手而  
問未審甚麼人擣他語脉安云不知者  
佛眼遠領云禍福威嚴不自靈幾益冷多事何人一從

玄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文云春寒料峭凜殺年少勿忌參商別無奇妙低頭待奉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性命佛燈珣云倚龜唯靈不是靈靈從斷處堆塵野老不來敲祭鼓因正打卦別是養

龜洋了禪師瘞于正堂後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師全身水中而浮閻王聞之遣使昇入府庭供養忽冥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遷龜洋舊建塔言訖異香普熏仰山寂禪師一日忽見異僧乘虛而至作禮而立於前師問近離甚處二日晨離西天師云何大蓬生云遊山覩水師云神通妙用則不無關黎佛法須還老僧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西天具多華與師作禮奉雲騰空而去

東林總云諸方商量如麻似糲盡道這碧眼胡兒來無蹤云無跡直是光前絕後若不是仰山也難爲縱奪諸禪德殊不知這碧眼胡兒騰空而來騰空而去一生只在虛空裏作活計有甚麼光前絕後大小仰山被他將兩杓惡水蓋過淹了也當時集雲峰下自有正令何不施行大眾且道作麼生是正令咄圓悟勤云驅耕夫之牛牽領人之食是從上來亦牙這羅漢真許多神通妙用到仰山面前直得目瞪口啞何故鶴有力量難窮置馬無千里謾追風湛堂準云諸禪德可惜仰山放過這漢當時若是寶峰便與擒住須教維那借鑑前撞鐘集眾責狀趕出況佛法不當人情伊旣稱羅漢花生已盡梵行已立爲甚麼不歸家穩坐只管進山覗水參

南華島領云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南海潮若要  
清風生闊外搜來更與西藤條 越山如云小隱迹大  
文殊閑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能用被他碧眼謾塗

糊

廣慧真裡師因風穴問會昌沙汰尋獲法善神向甚麼處  
去師云常在闡闢中垂首無人見穴云汝徹也

徑山果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許玄度二世造塔

見塔  
觀門

張文定公二世寫經

見經  
臣門

覺糧師體徧一榻

見僧  
士門

泉大道入龍湫浴

見木  
浴門

唐文宗蛤蜊現像

見帝  
王門

崇福以竹杖點病僧

見洞  
疾門

重雲因僧患白癩

見觀  
門

鄧隱峰飛錫

見鷗  
鷗門

提婆從胞隙登棲

見鷗  
鷗門

嚴尊者付偈取船

見舟  
楫門

因果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你在地獄  
中安不達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  
你遠求出不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  
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

分

翠巖真云親言出親口 徑山果云既無出分又無入

分喚甚麼作釋迦老子喚甚麼作提婆達多喚甚麼作  
地獄還委悉麼自攜餅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湛堂準頌云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然得三  
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

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乘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害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云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六爾一相無有一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禾山方云文殊老漢可謂技楔抽丁直饒五百比丘齊悟去也是同坑無異上參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因梵摩淨德長者家園樹生大耳

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至其家長者問其故祖云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沾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者云七十九祖乃說偈云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其樹不生耳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因闇夜多問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蒙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父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幸祖云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凶而便謂云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無纖縫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闇夜多聞已頓釋所疑

三祖璨大師爲居士時謁二祖云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云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云覓罪了不可得祖云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云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云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云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噲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宣名僧璨執侍二載乃付達磨信衣正法眼藏說偈密囑護持無令斷絕

琅琊覺云猶欠作云何梵在

佛國白頌云罪已無根性已空正生風處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水一泓清波入海中無爲子云潛溪水急天柱峰高洞然明白不隔絲毫從來生計平如掌後世

兒孫弄海潮 佛鑑蕙云三祖以罪懺罪二祖將錯就錯一陣清風勞面來罪花業果俱凋落靈丹一粒有神効瘥病不假驢馳藥旻古佛云風恙纏身覓罪不得九萬里程展摩霄翼 五祖演云無孔笛子檀拍板五百六律皆普徧時人不識黃幡綽杖道懷家登寶殿百丈海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眾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師遂問汝是何人老云諾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致五百生墮野孤身令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孤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孤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糙

告衆食後送亡僧衆議一眾皆安何故如是食後師乃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指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堂舉前因緣黃蘖便問古人錯抵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孤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云近前來與你道麼遂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爲胡鬚亦更有赤鬚胡鴻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前話問鴻山乃總門扇三下司馬云云不麤生鴻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鴻山又舉問仰山仰云黃蘖常用此機鴻云天生得從人得佈云不是更愛師承亦是自性宗通鴻云如是如是天聖參云二生六十劫

迦葉悅頌云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柰荷一黑雲無礙舒卷縱橫疾似風上六益云江北江南

問野孤云因承落有差殊鴻門一踏開雙扇那箇是免是丈夫百丈政云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十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無盡居士云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金篦刮眼睛難得野狐成百丈夜來依舊野干鳴徑山果云一落不砾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憨皮箠

西堂藏禪師一日普請次垂語云大眾因果座無空荷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云作甚麼僧云相救相救師云大眾這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拋下鋤頭拂袖便走師云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

圓悟勸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令全提這僧是箇中行其柰龍頭蛇尾敢問大眾因果座無空荷一句作麼生道

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階陞

大珠海禪師僧問有人乘船底刺殺螺蜋爲人受罪爲復船當主師云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檣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眾生受苦處古靈賛禪師問僧甚處來云城中示師云還知所生父母在地獄中受苦麼云某甲特來看師云你作麼生看僧云蒼天蒼天師喝云這裏甚麼所在要更便哭云爭奈父母在地獄中受苦師云你作麼生免得此難僧云三十年後有明眼人鑒此話在

佛鑑勸云雖然事無固必要且五味俱全古靈只知踏步向前不覺草鞋跟斷這僧移身退後兩翼風生雖然進退不同盡在金峰窠裏且道如何既要得出應須得

入既然得入須知有出畢竟如何巢知風穴知雨  
鴻智云諸仁者風不夾樹不動古靈祇知坐籌帷幄不覺失却先鋒更乃輸却殿後這僧疋馬單鎗直入中軍不顧危亡果然好手君子細看來彼此忘前失後

香叢閑禪師因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攜當時疎山在衆作嘔聲云是何言歟師問阿誰衆云師叔師云不諾山僧那山出衆云是師云師叔莫道得麼山云道得師云試道看山云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座禮拜準前語問山云萬機休罷由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師云却請師叔道山云向不道肯諾聽不得全師云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阿誰山云肯耶肯他千聖諾即諾自己師云饒你與麼也須三

十年倒屙設使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生  
踐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  
十年倒屙今少三年在每至食畢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前  
記山後問道付長老肯重不得全作麼生云箇中無肯路云方幅病僧意  
嵩山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云捻鎗荒田僧  
又問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師云修禪入定云某用淺機請  
師直指師云爾問我善善不從惡爾問我惡惡不從善所  
以道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僧於言下契悟

後破龜墮聞舉乃云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大隋真禪師上堂云今時沙門向因中辨果果裏辨因始  
得僧便問有一人不屬因果時如何師近前捉住云我今

時沙門向因中辨果果裏辨因汝云一人不屬因果別道  
別道僧無語師便打出

雲門偃禪師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  
悔師云露

應庵達云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不是祖豈不見鹽官  
老須彌爲祖虛空爲該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舞鹵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喝一喝又拈云光孝著一轉  
語不是老僧見處亦非垂手爲人何故豈不見道家經  
三寫烏焉成馬

白雲端領云簸土揚塵無避處將身直到御樓前回頭  
不見來時路下足黃泉一足天正覺送云石火流星  
曾大急旋機電卷一何遲西涌露字突然出著眼看時

鶴三飛

天童覺云靈超宗越祖人言渠熱返魏查我

道伊撻塗毒鼓

東林顏云椎鑼撻鼓轉船頭席卷波

翻滅激流洗脚上船乘快便

順風相送下揚州

雲居膺禪師因洞山問大闡提人殺父殺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差養何在師云始能差養自此洞山惟

師爲室中領袖

保福辰禪師問僧你作甚麼業得與麼長云和尚短多少師薄身作短勢僧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却是你謾我光孝覺禪師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不師云無罪云爲甚麼無罪師云殺一箇還一箇

北院休禪師僧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不師云不接云爲甚麼不接師云幸是好人家男女

風穴沼禪師因齋進大師自西天來問云學人身三口四請師懺悔師乃彈指一云願罪消滅願罪消滅

五臺逢禪師一日因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云汝其誰乎云護戒神也師云吾患有宿愆未殊深知之乎云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云何也云九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常折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

九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而便棄之

首山念佛師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云水深一丈又僧問作何行業報得四恩三有師云殺人放火云與麼則大作業底人也師云苦漏深

葉縣省禪師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  
憂懺悔師云長連城云不會意旨如何師云天靈蓋文僧  
問大何是六作業底人師云城外斬屠兒云不會此意如  
何師云一斤秤不往

鎮境登福師僧問因普請鋤頭損傷蠶臺並勦還有罪也  
無師云阿誰是下手者云恁麼即無罪過師云因果應然  
樓賢設齋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  
罪也無師云老僧只管看

汾陽昭禮師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  
憂懺悔師云燈蓮挑夜月度盡幾多人云恁麼則水晶宮  
裏觀明月師云映輝明寶燭炎赫燃旌幢

覺善照種師僧問殺父殺母儀首面悔殺佛殺祖向甚麼  
自受師云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佛印元稊師僧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云在裏許  
云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云蝦跳出不出手云恁麼  
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師云自作自受  
天衣懷種師僧問大修行人還具因果也無師云只聞人  
作鬼不見鶴成僊云古人又作麼生師云且識前誰  
金山慧禪師僧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鷄鳥入  
水魚皆死毒龍行處草不生

慈照聰禪師首山之嗣咸平住襄州石門一日太守以

私意答辱之暨歸衆僧迎於道首座趁前後評云太守無  
宴屈辱和尚如此師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其地隨指  
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剗去復湧如初後太守竟全家  
死於襄州

李都尉問達觀地獄覲碑

興教立光

觀碑

白水受記長生

見祖  
教門

報恩問詔僧吐光而終

見白  
山門

沐浴

世尊因跋陀婆羅并其同伴工六開士白佛言我等先於  
威音王佛聞云出家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  
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宿昔無忘乃至今時  
從佛出家令得無學彼佛名我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  
子住

雪賈顯云諸種德作麻生會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  
也須七穿八穴始得乃頌云了事衲僧消一箇長達林  
上展腳卧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萬面唾塗毒  
策云洗塵觸體兩空寂妙證密圓超見思白壁無鑿空  
受金圓通會裏受金糊

三靈齋禪師因歸受業一日本師洗浴命師措旨師向本

師首上拊一下云好箇佛堂只是無佛本師怒云咄這風

狂漢得與麼無禮師云雖然無佛也解放光

西園藏禪師因自燒浴僧問和尚不使沙彌童行何得自

燒汝師付掌三下

後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箇拍手拊掌就牛西園同  
粧俱祇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僧却問曹山西園

拊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僧一向更有事

出統要傳

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

出統要傳

天童覺云識尊卑知貴賤西園是作家分

五石辨金鑰曹山不出世這僧雖解切磋琢磨也祇向

放兒婢子邊著到這處麼放曠淋漓兩不修猶是衣明

簾外客

石梯禪師一日侍者請師入浴師云既不洗臺亦不洗盆  
作甚麼者云請和尚先去某甲將息再來

佛鑑勸云石梯年老侍者年少雖然老少不同其柰頭

腦相似

欽山家禪師一日到洛下見僧踏水車放那來問師云  
幸自轉轆轤地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多得師云若  
恁麼欽山眼在甚麼處云作麼生是和尚眼師以三作撥  
眉勢僧云和尚又得與麼師云是是爲我與麼便不得與  
麼僧無對師云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云會麼云不會  
師云欽山爲你擣取一半

佛鑑勸云是則轆轤底轉其柰車下無水何以得知你  
看欽山盡日濯浴渾身徹乾

天蓋幽禪師因有一院名無垢淨光禪院化浴室有人問  
既無無垢淨光爲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云  
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冉霞淳頌云雖然空盡深深意寧柰投機向未親敍會  
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玄沙隆禪師因上雪峰問訣次時太原李上座主浴塗云  
我此間有箇老鼠今在浴下師至待與和尚勘過師到浴  
下見孚打水師召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了也師云甚  
麼却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瞌睡師一方丈謂雪峰云已勘  
破了也峰云子作麼生勘師舉前話峰云汝著賊了也  
雪賣顯別云這賊敗也徑山杲云又勘破一箇

鏡清忼禪師因普請鋤草次因浴頭來請師浴師不顧如

是三請師忽舉鋤作打勢浴頭便走師召云來來浴頭問  
首師云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僧後舉似保福舉未了福  
以手掩其僧口僧復舉似師師云饑伊與麼也未作家

趙州論禪師因南泉從浴室裏過見浴頭燒火泉云作甚  
麼頭云燒浴泉云記取來喫水牛浴浴頭應諾至晚間  
頭入方丈果問作甚麼云請水牛去浴泉云將得繩索  
來不頭無對師來問訊次泉舉似師師云某甲有語良復  
問還將得繩索來麼師近前蓦鼻便報泉云是則是大虛  
生

水庵二云衆中盡謂南泉落節殊不知趙州雖長得信  
宜爭奈唐人恠笑

天台弘國師問龍牙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牙云

卷之二  
五十一  
道者合如是凡經丁巳次問牙云若為汝說已後言我去  
師後住天台漏石峰因澡浴窓前詣潭真威儀交會遙  
禮龍牙云當時若為我說今日決定罵他

徑山示云只今也不少

神異記禪師僧問示少七淨花浴此無羣人爲甚麼浴

師云清淨亦不立

石門慈禪師因浴出僧問三身中那身澡洗師云因  
雪賣頭髮師問僧你浴示但云甚麼因此生不浴師云你不  
浴圖甚麼云今日被和尚勘破師云職不打貧兒家

香齋詩僧甚愛來云浴來師云三身中那身浴云或鼓聲  
蒲或鼓聲後師云飽叢林

鷲嶺寒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為甚麼

浴師云走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大愚之禪師僧問既是清淨法身為甚麼到淨浴師云頭  
出頭沒云為甚麼如此師云紙為如此

大道良禪師因往道吾訪慈明圓禪師其山有湫毒龍并  
蠶孽素觸波心雷雨連日過者不敢而至慈明嘗醉雨秋  
暑師衣明衣云可同浴明掣所徑去於是話辭不盡入舍  
靈隱三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明蹲草中意師死矣須臾請  
靈師忽引渠出波間云因

資福明禪師僧問法身清淨報應無垢為甚麼看湊浴佛  
師云本朝四月八云既然無垢浴箇甚麼師云不因入水  
爭見長人云忽老撞著雲門老子又作麼生師云展便誰  
逢復有

開福寺禪師狀為道人時於崇吳寺落髮一日將還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證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印已見

遵布衲浴佛

見印門

德山浴坐廁侍者過茶

見茶湯門

偃息

阿那律在楞嚴會上白佛言我初出家常樂睡眠如來呵我爲畜生類我聞佛呵啼泣自責七日不眠失其雙目世尊示我樂見照眼金剛三昧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裏如來印我成阿羅漢

丹霞然禪師一日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遑更問其故師徐云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帛及衣兩襲且給火麵

鴻山祐禪師一日卧次見仰山來師乃轉面向壁卧仰云某甲是和尚弟子不用形迹師作起勢仰便出去師乃召二寂子仰面師云聽老僧說箇夢你低頭作聽勢既不爲我處着仰取一盤水一條手巾來師遂洗面纔坐未叢

入來師云我適來與寂子作一上神通不同小小臺云某  
爭在下面了了得知師云子試道看巖乃無一粒茶來師  
歎云二子神通智慧過於鷲子目連

佛鑑懸云夢中說夢深許鴻山妙用袖遍須還二子傳  
茶度水羅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向衲僧門下一  
人亡門外一人在門裏更有一人徧眾不曾藏佛眼覩  
不見大鴻智云鴻止老人幸自日午高眠何用起來  
夢中說夢又道二子神通過於鷲子怎麼說話檢點將  
來正是破壞家門殊不知祇是兩箇三言底漢當時若  
一棒一條痕通身日杲杲豈不快哉

南豐譯頌云撥草瞻風孤峰獨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  
活你香巖鼎之三足臨機不費纖毫方任運分身千百

信 古無云取水烹茶不露機密當時原夢多苦知時如斯  
始為僊庵矣子神通豈及伊

桺樹省禪師因道吾來相看值師臥次吾乃近前將被蓋  
覆師問作麼吾云蓋覆師云坐底長臥底是吾云不在兩  
頭師云爭奈蓋覆何吾云莫亂道

圓悟勤云桺樹卧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掀翻落布  
趙州諗禪師作沙彌時到南泉直臥次師乃問評泉云  
汝從甚處來師云湖南瑞像來泉云邊見瑞像麼歸至瑞  
像即不見目前見箇臥如來泉乃起身云你是有主沙彌  
無主沙彌師云有主沙彌泉云作麼生是你主師近前云  
孟春造室伏惟和尚真體起居萬福自此依南泉法席  
臨濟玄禪師一日在羹簾嘗涅槃裏睡黃檗入來以拄杖

過邊設三下師舉首見和尚却睡孽打席三下云上間見  
第一座坐禪孽乃云這孽漢豈不知下間裡坐坐裡沒只  
管驛睡座云這老和尚息風印藥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爲山塞門仰止只丈黃孽意作麼坐仰云一彩兩賽  
松涼岳云打睡坐禪坐禪打睡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老  
貴孽太慾寢深耕淺種小人知

臨濟到襄州華嚴嚴借於作睡勢師云老和尚這睡作  
麼嚴云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師云侍者熟茶來重和尚與  
嚴乃喚維那云第三位安排這上座

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師云這老漢寐雲從麼德云  
閻德房師云微借一山便打師掀倒禪牀

雪竇顯云二貞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

賣擬向飢鷹爪下奪肉餓虎口裏爭食敢謂德山臨濟  
二俱瞧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雲峰悅云奇恠諸德  
看此二貞作家一拶一捺裹露風規大似把手一高山  
雖然如是未免傍觀者啞且道誰是傍觀者喝一喝下  
座徑山果云雪竇老人恁麼批判大似普州人徑山  
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何故不見道蚌鵝相持俱落  
漁人之手

雪峰存禪師一日晚參次却向中庭卧時太原孚上座云  
五州官內祇有這和尚較些子師使起去

雪峰僧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秋夜更長爲甚處  
日晝監睡

覺頭禪師見疎山來遂洋洋而睡山近前而立師不顧

出拍繩牀一下師回顧云作甚麼山云和尚且瞌睡便出去

去師呵呵大笑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驃撲

黃龍新云巖頭尋常水泄不通被疎山輕輕一撥真覺

冰消瓦解

徑山無禪師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云猶是時人功幹  
云幹後如何師云耕人田不種云畢竟如何師云禾熟不  
臨場

應庵華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冷半牕明月和氣靄然正  
恁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不見  
即且置紙如這信問徑山還具眼麼或不然雲藏無  
縫硬鳥宿不萌枝

雲翁僧行禪師於普請處謂衆云今日因有解脫話乞暫

問來若不問向後鼻孔遼天莫道我瞞你  
黃龍心問僧你道當時合置得甚麼問免得重門護云  
借機問師以拂子劈口拂

雲門因普請歸三門下問僧因作甚麼面目云和尚合知  
師云我即不知僧却問因作甚麼面目師拈拄杖云過長  
即長遇短即短云未審因甚麼道和尚與麼道師云我也不  
知你現僧無對師代云爭知又代前語云老小責白  
鏡清心禪師問雪峰古人有言峰倒卧良久起云問甚  
麼師再問峰云虛生浪死漢

早知眼不當盡勞紅鬚落寒灰

投二青禪師在圓通秀禪師會中無所參問唯暗聽而已

執事白秀二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秀云是誰云義青  
上座秀云未可得與坡過秀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  
牀呼云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云和尚教某  
甲向爲秀云何不參禪去師云全美食不中飽人喫秀云爭  
柰大有人不肯上座師云待肯堪作甚麼秀云上座曾見  
甚人來師云浮山秀云恠得恁麼頑賴遂握拳笑歸方丈  
保福死禪師僧問孤峰獨宿時如何答林下長伸兩脚眠  
南泉見僧卧見庵 仙山夢徃天宮說法覩嚙  
圓照真寢覩嚙

幽棲歸方丈卧

覩嚙門

忠國師睡次丹霞來訪覩嚙

覩嚙門

文嘉至曹溪留一宿覩嚙

覩嚙門

禪林類聚卷第十二



110X  
7  
19